



LA YUE LEI

腊月泪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腊 月 泪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85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787×1092 1/40 1 2/5 印張 12千字

196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50,001—300,000 定价(8)0.12元

給少年朋友

在旧社会，劳动人民受尽了剥削阶级的压迫，他们也亲身进行过艰苦复杂的斗争，在他们的经历中有许许多多用血和泪写成的故事。

这些故事会擦亮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懂得什么是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；懂得为什么旧社会必须推翻，剥削阶级必须打倒。

列宁说过：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”，这一套《不能忘记的故事》小丛书，收集的都是真人真事，它将：
敌人的罪恶。
虽然，在今天 作主，但是，被

打倒了的階級敵人，是不甘心死亡的，還在千方百計地企圖復辟，妄想再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。我們牢記過去，就應該提高階級覺悟，做無產階級可靠的接班人，將革命進行到底。

《臘月泪》是這套叢書中的一本，是以舊社會過年為中心，反映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壓榨和迫害，也反映了農民對地主的仇恨。同時，在新舊對比中，也歌頌了新生活的美好，

腊 月 泪

本 社 编

童介眉 插图

目 次

腊月泪.....	思 一	4
同样是腊月.....	张文鼎	16
一斗租谷三条人命.....	郭德福口述 杜天昌整理	25
逃“年关”.....	黄土生	36
过年.....	全开富	45

腊 月 泪

洪元林的父亲洪安順，是个两手空空、背負重債的穷人。在洪元林出生后的第二天，安順出外打短工去了，地主洪忠德領着两个狗腿子前来逼債。洪忠德原是个土匪，靠着一把血刀发家。大家暗地里叫他“土匪德”。“土匪德”进了屋子，用白手絹掩着鼻子說：

“洪安順家里的，那二十七块大洋还想賴到什么时候？”

元林娘急忙支起上身求他寬限。“土匪德”听說沒有錢，一脚踢翻了凳子，恶毒地罵道：

“誰叫你們养小子，要是养条狗，說不定二爷还买下来玩玩呢！”



元林娘气得把牙齿咬得咯咯响，等“土匪德”走后，她支撑起虚弱的身体，冒着严寒，到河浜里去摸螺蛳，拚着命也要凑钱还掉这笔债。等到乡亲们把她拉上岸来，全身已冻得发紫，当晚就发高烧。

洪安顺回来后，痛心得摇头捶胸。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在腊月这个“鬼门关”以前，元林娘终于含着眼泪，离开了人世。

洪安顺一把屎、一把尿地把元林拉扯大。农忙时，他帮人打短工；农闲时，就到福(州)厦(門)路上当挑伕。再没有办法，就厚着脸皮去要饭。他拚死拚活，挣一点血汗钱活命、还债。可是，那二十七块大洋，年年利滚利，滚得父子俩骨瘦如柴，脸皮蜡黄；滚得家里没桌没椅，没锅没床；滚得安顺不得不在1948年冬天，一手拉着元林，一手拎(ling)着全部家产——一条破被，几件破衣服，一只破竹篮，两付碗筷，搬出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家，躲进了村东头的破土窑(yáo)里。



尽管如此，还短少“土匪德”五块大洋，父子俩的两根气管仍然捏在“土匪德”手里。

一轉眼間，又来到了腊月，这是我們穷人的“鬼門关”啊！在除夕的前三天，也是元林娘去世八周年的那一天，父亲留下了十几个地瓜，讓元林充飢，自己悄悄地跑到紅云山和尚庙里去躲債了。临走时，他再三叮嘱元林不要走漏风声，不要哭，到除夕下半夜他准回来和元林一道过年。

安順走后，“土匪德”的狗腿子几次来逼債，每次总是把元林打罵一頓。元林虽痛得嚎啕大哭，但始終沒說父亲上哪儿去了。

除夕，父亲果然回来了，他那长长的蓬乱的头发显得人更加消瘦了。身上还穿着那件破不遮身的棉袄，光着脚板，冻得上牙直打下牙，脸色青紫，双手紧捂着胸口。元林一見父亲这副惨相，心酸泪涌，一头撞进父亲怀中。父亲紧紧抱住元林，慈爱地說：



“我的好元林，別哭！阿爸回來和你一起過年啦！”說着，他從胸口掏出兩只糯(nuò)米團子：“我的苦仔，吃吧！這是山里師父送的，阿爸吃飽了。”

元林一陣興奮，一口氣就把兩只團子吞進了肚里。父親臉上泛起了笑容，問道：

“元林，吃飽了嗎？”

元林笑着點點頭。

忽然，父親發現甕角落里還有一只地瓜，一問元林說是舍不得吃，留給他的。安順一听，便一手抓過地瓜，在破棉袄上胡亂地揩了几下，就連皮帶泥大口大口地吃下去了。這時，元林才知道父親沒有吃過東西，不禁又哭倒在父親懷中。父親的淚水也禁不住滾滾地流下了。

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時候，父子倆被一陣爆竹聲惊醒。安順趕忙起身說：

“元林，你好好等着，阿爸替你去找點年貨。”說着，

他又上牙打着下牙，揸着破籃，頂着刺骨的寒風走了。

大約只有煮一頓飯的時間，安順臉色死白，衣褲撕得稀爛，渾身血跡斑斑，跌跌撞撞地回到窑洞。他一句話也沒有說，就大口大口地嘔吐。起先吐的是臭糞，以後是鮮血，吐着吐着，一下子仰臉倒在稻草堆上，昏了過去。

元林跪在父親的身旁大哭大喊。臨近的鄉親們聞聲趕到，忙着給安順灌水、急救，有的為他奔走尋找草藥，一直忙到中午，安順才蘇醒過來。

原來安順早晨從“土匪德”家門前經過時，“土匪德”正好供着三支香，打開大門，準備迎福、迎財、迎喜。誰知開門先撞見洪安順，又加洪安順年前躲債不回，使他火冒三丈。他馬上喚出一條大狼狗，一下子竄上去咬住洪安順的左腿，安順痛得難熬，就在身旁拾起一塊石頭，朝狗身上丟過去，想將狗吓跑，哪知石塊正好打在狗腦蓋上，惡狗四腳朝天死了。“土匪德”一見狗被



打死，兽性大发，又叫出四名狗腿子，把安順打得死去活来。末了，他們还将受了重伤的安順拖到毛坑边，灌了滿肚子臭粪……。

傍晚，安順渾身火燙，一对鼻孔在激烈地搧(shān)动，神志昏迷。到了上灯的时候，他才微微睜开眼皮，呆涩(sè)的目光，无力地投向儿子元林，掙扎了許久，才从双唇間挤出微弱而充滿了仇恨的話音：

“元林，你得記——記——記牢呀……”然后，他眼里突然閃过一道憤怒的光芒，双眼沒有閉上就断了气。

元林抱着已經僵硬了的父亲，直哭得声嘶泪枯。

当晚，夜空漆黑，北风呼叫，破窑四周一片凄然。两位乡亲扛着用破布、烂席包裹着的洪安順的尸体，走出窑洞，后面紧跟着腰扎草绳、手拿哭丧棒的元林。他們在一盞破灯籠的引路下，拖着沉重的步伐，默默地朝村西的小山走去。当他們走到“土匪德”家的屋后时，那里灯火輝煌，“貴客”盈(yíng)門，門前正在开台唱戏，



鑼鼓喧(xuān)天。

看吧，一面是地主老爺們的欢笑，一面是穷人的家破人亡！

如今，洪元林，这位十四年前的苦孩子，已经是人民解放军的五好战士、共产党员，每当除夕，回忆起往事，他就要求加班担任海岸巡逻，保卫祖国千千万万户的家庭，欢度新春……。